全貳十四冊 文

南郭先生文集

四編
自四至五

廿一

特別
へ20
3564
21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四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序

論語徵集覽序

守山侯好學也昔嘗猶及物先生立業之日庶幾既切而無何先生逝矣則恨不相見然前此侯乃既聞故平文莊成物子學聘召以爲客卿厚禮卑已謹聽其業而無何文莊亦逝矣然侯之恒德其業所庶幾

阿田叢書　兒玉少介藏書之記　58-2189

篤好不渝歷年益修矣乃謂物先生經義遺言厥既所成無先乎二辨論語徵焉於是取論徵專乃攻修有年精覈之極遂復比附諸家集而覽焉侯之琢磨之功益自修也然亦因此遂俾人切磋其業則可謂道學也夫惟物先生立業也嘗謂二三子曰詩書雖缺孔子所折中可知而夫子信而好古所爲其徒語者蓋亦述先王四術而已未嘗別有所作而其粹焉者曾論是已故不律先王之道而作其說者非孔氏之遺也奈何諸註家倍經任意大義由此多違而古

之道不明然說者猶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猶且至於戾而不通則時亦加釀求售己意君子蓋有所疑苟暗乎辭俾人無由得開內焉此焉不辨先王孔子之道幾乎荒矣是作徵徵諸古物先生專獨所發揮也而其所以本文不具及諸註取舍古言徵否率皆略發其緒不必規規焉盡言者固且以爲夫既專徵古耳學之徒無與焉夫唯篤學之士亦皆熟覽諸家博涉古今其素業乃爾而後聚訟之餘蓄疑已多乃復取決於此則庶亦知吾說有徵爾是徵之所

以片言折之也雖然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而初學後生及此鮮矣其勢雖輯不得不廣見端不如見本分本分而理班班具前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粲然白黑矣達者尚爲愉快而況初學後生率亦因此切磋就業則徵之有功於學者侯之所以廣業非獨篤好物先生所立焉而已是之謂道學也蓋侯爲茲厚於後世云喬既與社盟文莊逝後乃得見侯時時復有見問而愈見侯之篤好不渝歷年益修矣今茲集覽之業既成書矣凡二十一卷侯乃命侍史爲對之覆校讐而鐫藏焉復命喬俾序其由即亦具侯之所刻矣若夫宏才博覽園圃六藝場圃古籍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深造之功所適乃逢其源者其在其人與其在其人與

大東世語自序

我中古時自北藤氏世官阿衡高梁華腴莫非族類肺附之籍閥閱之冑猶尚夤緣然後得厠其間諸附離之者倚其薦擢或因姻婭而取賸仕其他庶姓之踈無敢企望青雲一切甘心泥塗中而已於是一時

濟濟焉、跨二跱臺閣之上一者、冠冕承二世資格異一門、而中間三四百歲、俗爲二一家矣、豈啻、若晉代王謝琳琅芝蘭別自爲二風者一哉、而其情恊二令旨一、言中二韶音一、亦且體二氣所一移養、物精所多用一、蓋有二自然而然者一也、地之相去也、萬有餘里、世之相後也、數百餘歲、何其雅尚標望之相似也、余昔壯也、旁讀二家乘所一記、有感於此、其情言殆近二詔令一者、乃且隨見摘收、既已刪潤、以屬二稿矣、中遭二冗劇一、棄而不卒、其稿亦從散亾、謂稗官鎖碎、奚足懲、寘爾來幾四十年、忙然遺忘、不復爲意、比歲衰病相薄、萬事已矣、若夫修辭居業、邈如隔世、偶見小子曝書、忽得此稿於廢篋中、即取而視之、心目再新、如出二他手一、反覆間玩、足消二長夏一、仍重綜理、姑假臨川氏標目、選次附之、遂令小子繕寫焉、亦可以自供笑樂也、本因事而附標、不援標而選事、故亾者闕焉、竊竊依倣、非吾志也、序以語小子、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鼐、俱遊下毛、足利學、足利之藏、昔稱石室中遭散失、而厘厘乎存於今海外後世所、

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彝乃與伯修讐校七經孟子而還考文既刊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卽亦海外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皇侃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等亦因皇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引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知馬氏所考卽所親覩而云歟抑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而後亡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況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烏語具論語疏以駁楊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二若覩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因此視之海外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尚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廢矣廢以至亡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

義既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有所長、兩立而並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鐫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鐫焉者、伯修既再校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內行既弘矣、即傳之海外而俾知吾　邦厚固、有關文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遂爲之序、

孫子國字解序

今政寄軍令焉、故克成至治、則其武也、在邦必講、在家必講、戰鬪不可不習、古之道也、古之稱師旅而存、于今者數家、修之者率自孫子初云方今上下莫不欲聞其說者而談者之難也、難夫辭之異俗、乃亦至束之閣上而不得窺焉、此解也、物先生中歲之作爾當其博業之時、旁及所至、緒餘以修之、遂復執今御古、假此會彼而異者同矣、難者易矣、觀者若未始自知其俗之殊域與其世之異時與、則不厭諄諄焉、且

孫子亦閎廓深遠以論其術文雖不爲奇尚哉古之遺也唯是古來諸釋家間亦不習兵往往以揖讓之言例視其辭蓋溺其職矣未能卒其義也物先生乃比而正之義之易惑者始明而旨之難得者始顯而後言意不可盡者盡矣且學者說古之以空言論焉者時或強軋義苟不中未必有用則亦以害於事而已戎大事也其所取以施設於用動乃謬方以圓豈可乎哉則亦不厭諄諄焉是物先生之意也

猗蘭滕公六十壽宴序

年紀寬延歲次庚午猗蘭滕公壽甫六十矣華誕之辰本在六月燕喜之日前用上春公秉職久參　兩朝之政輔治既敷必世之仁躬履行化耳順庶事聞明率由於舊章稱孚先之故老是以良弼作礪之望時已益切康侯錫馬之榮日用蕃庶況夫群公諸伯同位敵體之交府僚門下攀龍附鳳之屬使容接踵玉帛盈庭申慶其德之彌劭稱願其禧之延長莫不至矣固可知也而公之享福人所太羨者莫如多斯男盡是象賢今子女共爲淑德振振焉繩繩焉是

日也群集一堂更奉萬祉舞彩服以承顏稱瓊觴而
愉色琴瑟在御冠笄滿前且公文德所育才美相紹
雅歌永言篇章成什亦皆致愛自盡不待他求若夫
芳鮮清酤玉食之珍綺筵繢器華堂之飾固自維辟
之常而不遑稱也加旃條風協時令以徐至天日待
春和而愈輝吹玉樹乎交開照白華之並潔公乃怡
然臨座陶爾舉杯膺其雍熙飽其孝養可謂人倫至
樂侯家盛歡矣喬猶幸犬馬之齒瞻卬松栢之姿前
已再進賀辭今而三遭令節茲雖老矣可無言哉重

序嘉祥永冀朋壽聊託九如之祝綴以六韻之詩

本州綱目考異鈎衡序

向元秀既受醫業于鹿門先生因又時來從吾黨問
文辭夙歲好學務讀群書嘗疑李氏綱目本州多已
舛駁又且紹鹿門先生之志乃開藏校正其謬不一
遂錄其所見考異鈎衡若干篇詳具凡例元秀既立
醫門日待病者診脉投劑非有暇給乃以寢食之餘
矻矻從事於此十有八年業既成矣勤亦至矣夫正
書之業難矣哉前人既稱成書行之久矣信之熟矣

吾從其後就師其成心如醯雞在甕中不見天地之大全也非有自發終古受其黮闇一難也學者必將泛覽然後方見其不合也唯是以彼正此取多補寡衆人所爲吾亦爲之誰不能者哉然彼不必是寡不必非苟注錯之不當所求不一而置顧夫群籍博而寡要如入大囿泛探雜兎之叢窟目倦心疲而中輟則盡棄前功二難也得本則易固據問異則有確證而古今邈哉若隔洪荒經籍散佚遺篇轉訛有無相奪得失互生如遡衆流而窮本源就多岐而尋大道

嗚呼殘闕之餘吾誰適從三難也闕疑者聖之所訓無徵者雖善不信方其遍搜旁索絶無見於外者數存闕疑則嫌乎聞見不多苟徵吾臆則恐復鑿垣殖蓬也於是必將因有叩無責僞覓眞如臨淵投餌披砂簡金至必無而後已四難也彼此相比既已擇善而後定以所明猶且衆說紛拏移是易惑吾在繩墨之外以爲權獨以已言斷乎而人善之然前之所是後復爲非昔者昭然神者先受之乎今日昧然不神者求乎是必所不免也如虛室生白稍見間隙非靜

止之至不能徹監五難也涉此五難攻已成者幾乎執戈入室而貴耳賤目衆習難化糟糠之子俄遇芻豢稻粱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吾必將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固執之然後吾有左契以折聚訟亦非學之精積之久不能也雖然是非唯爲人亦爲古人非唯是也其間博涉所及得益於已何啻百千元秀好學立志有如此者此書將行也論剌中否噫其已有公論久而論定而後雖稱之曰李氏忠臣可也序以應其索

靜餘選序

詩問之文字外者吾不知已今且以吾道視之有物有則詩雖言哉言而文文辭家所物古人既竭心思爲之然後爲之規矩爲之繩墨乃施之橫目之民而不曲不邪其則不可勝用也十洲師之選意其在斯乎師雖遊方之外其所好詩也詩而爲則唐人既盡之矣後世酸餡之毀或爲學士大夫所排不善學焉者已學此則可以免焉是亦十洲師爲其徒厚矣師之徒與師同好者既多矣非獨師之徒與師同好者

又且以師之所好與師之徒遊者不勘矣弘通之學不可布之世哉師自京師遠寄示余且請附序余受而披之則諸老序有焉若夫言師及其道則諸老既已詳之余乃唯以吾所視附以此言

醫官玄稿序

事不師古古人所非今世學者莫弗知而言之者然書有古今道亦隨而遷矣苟從其所遷而視之載籍雖多若求馬於唐肆而末學膚受既且不得乃不達其意而師悖遂至曰何以鄭人市履信度不信足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在我而已闇然媚於世以爲智效者則爲古可廢也不知權衡懸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今所率由既在舊章中而不自知則亦弗深考而已不博不可精不精取之不約既博矣既精矣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觸機應變術智日生源委混混用而不窮是爲得焉其在其人與鹿門先生望君君彥與余相識既且四十年矣昔嘗謂余曰吾家先世業醫自　國初時既以方技宦於朝祿

高曾相承至今子孫沾被　國恩誠亦湛矣竊惟
國家誕敷仁德含生之物莫不被澤則吾儕疇人晏
然世祿譬猶鱗介巨小容裔洪海之中多不爲濫寡
不爲乏雖然無功而食君子所恥雖無素餐之責吾
豈可坐糜廩祿乎方技雖小亦我所傳因竭其力而
萬一供濟世之用庶亦以報　國恩顧惟業由學精
學自博始夫吾方技家之書亦多矣而古今不相得
如存如亡吾願悉取吾家之書博覽遍考得其所歸
而後止是吾素志也非獨吾素志吾家先世以來乃
欲以此報　朝恩是其所訓也唯是家貧累多不能
如意聚書爲憾焉吾今食藿衣褐忍免饑寒耳而後
升斗餘祿盡充書費務償宿志庶亦可也立志如此
於是積學累年所見漸廣矣既而輦轂之下自公侯
至士庶求治者愈衆乃出其所習試用不虛見驗益
多無幾朝野翕然信其折肱績庸昇聞元文中特
命與藥局事又數選醫官　命校秘閣方書望君與
焉皆能竣事受賜褒賞尋入列侍醫拜爵接遇優渥
以其宿志　命令縱購海舶来之書事下崎陽歲乃

輸之其藏大富矣
德潮退遷西城也仍復隨侍夙夜數年至　上賓之
後出就外班於是又謂余曰吾嘗欲聚書得矣欲闕
秘閣得矣居室苟完家藏既富皆莫非　上恩也今
又少有官暇抑宿志可償之時也而自顧年僅半百
衰如八九十人且俄遭　國哀精神殞喪又適有脅
病今乃奮然欲遍探金匱遂其志安可得哉是命也
夫命也夫博已不可得不如約以守之嗚呼吾觀古
先之遺蓋金元以來傷之吾欲考中古以上雖闕哉

尚有其書存焉此著玄稿姑論所見而述其要旨非
必弘行之世是且續吾祖以貽孫謀上以報　國恩
下以垂家訓雖不足償宿志如是乎死可瞑而已子
之相識已久矣得子之言足以徵之矣請爲吾序焉
余受讀卒業乃曰既是博之餘而所見亦精矣與夫
固陋寡聞局於一家者異矣既以試用數歷取驗然
後言之也與夫臆論懸度假飾一書者異矣有是哉
通貫古今得其要旨班班可見至其據此周於用而
援於古而不悖於今蓋其在其人乃知之也夫六氣

五情古猶今則今猶古古果不可廢也

玉山集序

治世之音大國之風徵之古今蓋聲詩之爲道則然然詩志也志小則區域自畫學局則識量爲窄拘拘者與何足與言詩必也狂簡嘐嘐稱古之人然後可以鳴其盛矣積中發外是唯在其人則爲不易遇爾余既與熊本秋文學子羽驩焉稍益親則知其爲人磊落不屑一世斯集也文學之詩而其徒所爲輯近將行世余乃得與寓目焉其詩豁達而有法亦若其人夫　昭代升平百有餘年海內歌詠莫非雍和之音固也熊本封畛於肥肥大國也宏器輩出相鼓而鳴莫非怏怏之風亦固也況今其君好學文學相輔而唱之則杞梓巨材大國所出波及海內是文學爲職固任其責他邦亦來取法庶幾從斯始若失學識遠大具於文章雜著者雖族之嗣出既乃推類可知姑且爲序敢贊盛事云爾

周南文集序

君子爲學其成己也得矣亦能成物也益大矣君子

言志誰不謂曰居則不吾知如或用我則願有所以
哉亦其遭遇之異時風俗之殊居天之命我無奈之
何而已世不興道賢者隱山林之中獨自善其身而
已非大得也夫既有時矣夫既擇居矣猶將其人誠
之不至何以得取信上下使物嚮其化哉故曰誠者
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不誠無物合外内之
道也是其相須也有良田美地而待雨露之時然後
鎡基可施也吾友周南縣次公嘗受其家學弱冠
講業東都會物先生修古業之初次公至則與滕東

壁乃入其室贊成其事已幾物子之學隆興四方踵
至鑪錘所及稱多得人遂至海内鑽仰言其學者至
今不絶則次公之爲有力也次公前既業成辭歸長
門會其君好學乃欲設學校益崇教化次公歸則與
故老師傅贊成其事已幾泮水之宮巍然中國然後
藏書設教使生徒修息於其間俎豆之容絃誦之聲
俊秀濟濟日將月就盧而入實而出者自其國中施
及他邦遂至未數年身通六藝者不可勝計率長門
闔國之學者可兼兩都諸國相抗衡矣至今他國來

取法稱仰俗美則次公之爲有力也是其大造於西
也其化雖及天下可也茲惟次公遇物先生時也遭
其君興學亦時也而長門俗敦趣學易道居之得也
不然次公之學雖已成誠及其成物豈能如是大乎
哉亦唯天之命次公俾其單厚如此次公既沒其徒
以遺集示余先是次公臨病革作書貽余亦託其遺
文之事也久要不忘謀及老夫余乃泣受之潛然卒
業速反其徒相勸上木斯集也文之教也次公所得
可覩乃今傳之通邑大都言之文行之也益遠矣大

乎哉

豐城集序

斯集也莊子謙所遺詩若文其沒後社友相與爲校
成書凡若干編余乃受讀泫然掩卷而嘆曰嗚呼時
哉仰不愧於古人俯無憾於後世儼然一名家哉子
謙必學京師其來見余也學已成矣文章之業斐然
自載即從余遊亦以一日長而已然後三十年予何
言哉因惟世之師儒悅人之卑趨事已因復多其訊
言裁其巾戴翹須厲色居居然自稱大師事之者承

顏之不遑避席隅坐仰其謦欬似不息者師既自卦以之飾嚴弟子將謂道之尊如此耳不知親其師樂其友以域進以域退蓋猶若也余既愧其如斯又且自省素拙而惰自成猶將不暇況能諄諄誨人哉故與余遊與之委蛇立不教坐不議假令有不言之教亦唯其人自心成也何有於我哉非獨子謙三十年來余之所友諸子莫不豪傑自命者夙已異凡世之撰至其學博文精相視而善亦皆無所仰待故能自致也於余多受起予之益則有之矣故雖日漸耄猶且自勵樂以忘憂於是自外窺之猶疑有異聞乎如使我謬有育英之稱亦唯諸子之錫光也余猶及知六七十年之前時之先進非不勉焉而及乎其所著其所見陋習未化言不成章以今視之覆醬不啻五尺童子愧之焉知有今之業哉竊惟 昭代文化之所陶鎔中間諸老先生若吾物子者輩出學之所由得其道也因此視之非獨吾友諸子當今後生自吾所不見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益時也天功而已誰敢貪其有爲已之力哉故曰譬如爲山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予何言哉是喬也亦物子之教也偶有感於子謙之業因序此言使後進之士知學之有所由其道在自致也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四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五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序

贈熊本侯序

熊本侯惇學修文留意政事其國封疆固大矣既庶固繁矣侯自嗣立來乃思益致富彊繼之以文之教於是設學校勵其俗由是欲求其風之所以益厚其人之所以益殖者以至上下相安國體永固蓋其志

也以喬之迂僻少睹載籍之事謬謂荄蒍邇言尚或有察燕閒之次顧有乞言而喬小人固陋乏游觀廣覽之知偶其所讀近小而已安敢與識人之家國遠大之道哉固辭不敢且其所以不敢者喬常竊疑世之儒士喜多言經世事其以款啓偷窺古今一二所跡乃適適然顧世之不習者惟已有之乎然其人蘧食弗與朝內焉未嘗秉一職而通事於尹伯百司大夫之列制命所出事典所分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都鄙官府九賦九式之繁吾焉能知之未嘗臨二十室之邑民之情僞土之豐儉貨賄所入國用所儲吾焉能知之外焉未嘗游列國諸侯之竟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四國之好故其士大夫之族班位貴賤能否吾焉能知之會朝述職通好聘問軍政所令簡書所守吾焉能知之土田山林隰皋衍沃之所宜賦者吾焉能知之則言者不過務崇紙上之論而求人之知己爾不知國自有俗土自有物人情所以安風俗所以習今且嘗試以一鄉一國言之山海沮澤廣谷大川必將因天地寒煖燥濕剛柔輕重器械衣服

異制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然後
度居民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是皆履其事臨
其時親操其刀乃始可以論其割者也懸度理測之
言空文雖巧靜言庸違不及夫賤有司知效一鄉者
也誠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巫祝不越樽俎而治
庖人事也審矣是喬所以愧者爾昔賈誼在西漢之
初進策言時事天子說其所陳略施行矣及絳灌輩
迺毀誼曰年少初學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亦疏之不
用其議論者謂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
痛然以今追觀其時文帝玄默恭儉且晝一簡易之
政未可改也絳灌諸大臣在位質直少文相與守之
而誼輒恃頗通諸家書乘其年少英氣痛哭大息進
言其間然誼在朝未久履事未多則圖時之國勢其
有未必詳歷者焉而其切於世者既行之矣其謂盡
用其言恐復幾乎擾事者其必有焉及改正朔易服
色制度及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誠亦疏矣
他亦可知後世儒士之論率多類此以誼之才當其

時親見其世言之猶如是況後世乎況立乎此指乎彼乎喬固辭不敢三疾曰雖然吾子試言之喬遂言曰今夫世之儒士所藉口以夸者彼邦書之言耳然即彼書察彼邦三代之道一壞秦漢以後國勢大非也以天下供一人故驕淫之主相繼於上開倖進之路以待臣庶故在位率皆苟偷有司臨民者以剥下爲績下亦以欺上爲智其極至于上下相逃國非其國民非其民日趨衰薄邦本易動且量其地勢則夷狄相接四郊盈壘澶圍之策歷世講之而不能禦其侵犯論其物土則土磽物粗衣食不給漕運艱澁流移不救一遭災歲飢民無賴起成盜賊官吏望道而不能禁其暴掠且秦漢以後文教武備分爲二途故冠裳之士疎賤武人麤暴羞爲之伍武弁之子凌侮書生文弱目以白面交互惡視不能相容虛飾相誇文滅其質歷世有志於治者莫不曰欲興堯舜三代之治也者然國制一背有名無實譬猶無其基而議崇其堂構而已雖堂堂乎稱中國乎何以施行之乎哉抑　吾邦則不然大和之氣聚乃屹峙天地之中

規四海爲環内土厚地肥即自嘉穀魚鹽牛馬六畜以至金寶玉石世之所資人之所求互出相錯無國無之猶且漕運便捷如取一家物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民之蕃庶事之共給和協輯睦敦庞純固於是乎成且當今　國家依封建之制上正統於一人其餘以均分萬國使各有寧宇諸侯受職各自南面以子其民卿大夫士皆世祿分職心腹股肱既成國體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下至庶人工商群萃州處不見異物而遷焉各守其業以共其上四海之内如身之使臂之使指朝朝有文告之辭置郵傳命夕乃至絕遠之阻無夫夷狄侗隙之患上下安分官無躁進之徒世祿之士廉耻自居無害人利己之志觀古今察彼此至治之極復有如此邦者乎惟人情貴耳賤目重遠輕近苟見他方之書俄聞他方之事不量可否恥然以爲彼必有善於此者是猶燭不照其跋然則觀古今察彼此獨　吾邦當今而堯舜三代之道可庶幾矣其事乃書策所載昭昭乎存矣夫邦俗純固孝弟忠信雖具天性先王教化之周典則文物纂修

其緒遵其訓典者猶多矣今依封建之制乃欲成三代之盛也是學之所以相講也夫古之道文教武備並行而不相悖即其所以相濟也有文德者必有武備仁者必有勇胡可相反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剛柔之謂也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先王耀德不觀兵蓋戢其威震亦爲有所時動也故不玩而已晋文公謀元帥庸敦四教者使民知義安居示之信示之禮一戰而霸亦文之教也夫　吾邦毅然用武之國也故今作內政寄軍令固無後世學者至文弱之弊也而文德以教之則勇而知禮亦無犯上作亂之患今矣置學修文則固善矣若乃學校之制良法可擇而取者存於書傳亦視時隨宜乃可而已惟以今量之著作之任秘閣之職固已不得不萃乎一館也博士司其事以時教之弟子夙夜强學以待取唯是學生苦乏書則成器利及之用不可不多蓄焉故藏書所待弘之購募求於四方自四部九流雜家小說朝令所載閭閻風俗所存古今彼此之所秘隨得乃藏之從其所欲學寧寡用莫如博焉又後世經學分流雖

有合否共存可備其尋源也文章者行遠之道經國大業成然存矣亦不可不常講其用法焉今詩猶古之詩也温厚和平士君子所養安得謂無益於事乎夫既立造士成材之道學士各以語其鄉里鄉里亦皆就閒燕居處好學於是慈孝於父母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亦成立其間風尚所使在位亦皆好學考其職序其業講貫習復然後人材日生國有其人豈不華國乎文教之驗既如是夫大蒐古之講武之道亦不可不習也而竊視今時弓馬劒槍達其

術者不勘習其技者維衆然亦一人之敵而已萬一捆然授兵整律君作三軍卿大夫各帥教衛以軍旅之征群吏各徵縣鄙上下共從戎事則必有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若不時習則何以聞其鼓鐸鐲鐃之用何以知其旗物幟章之明是先王之法治兵振旅所以預教也而寄其事於四時田狩馳逐之中先王之術其法之周至也是亦文教之所修以相濟者如是庶之留意政事大夫諸有司佐之受事焉國既有其人則治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

其器用復何求諸其餘　國家體經之所班告其國
祖宗之所貽厥亦皆修業命考其國職率由舊章者
固也凡事因則易成功何必更張今喬之所言亦儒
士常談而已矣既惇學其見於詩書者亦皆所嘗識
者也簡在矣心遂序之言謹以爲贈

語田俊卿二孤序

田俊卿二兒一姊一弟也皆幼好學先是四年俊卿
携來使兄余且曰初以爲童蒙今奚所求書非果孝
且教女子無所待學男者始免懷抱已數與方名尚
未可教顧吾業所朝夕則圖書也已所左右則翰墨
也已竹馬繡毬貧家無幾即兒目之所習亦獨此物
也已一日膝下取其左右所有試授姊一二句讀順
承易入若天性然因亦喜好不舍遂以朝夕則弟者
從旁羨視不已就請共受殆如爭甘從是並授且使
其轉相傳習兩自相課視之晝間所習夜則相攻燈
下及就寢猶未輟旦覺則背誦之聲發於共被中幼
心樂不弄他常以代嬉戲及授先生書願見先生雖
皆未任執弟子禮事長者姑且與其進以來見云時

姊年十二、弟甫六歲、秀穎可愛、乃就其所習試之、暗誦如流、應答如響、俊卿盖嘗少以精勵成業、則督課之所至、雖固殊異、非其天性、何以敏如是哉、宜乎俊卿欲奇乃子也、亡何、去年冬、俊卿以病逝矣、今年春、二兒亦將從母氏遠移家、余乃憫然悲其未至成立、忽復藐焉為孤、且俊卿嘗有為二兒乞言余心已許之、於是迎二兒見之、先語姊曰、學以才進、才由學成、固然然爾、有才而好學、余慮爾成人之後、不患爾之才學不成、患爾之由學見其才、詩不云乎、無非無儀、唯

酒食是議、古人祝女子、不以有才期待、何歟、吾知之矣、夫女子有行、依他成家、則無貴無賤、唯三是從、其所執巾櫛事之而終身者、夫子而已矣、其所孝事若父母者、舅姑而已矣、其所佐夫子和睦親愛、使敦以和好者、亦皆夫家兄弟親戚與其家人而已矣、其當於夫者、善柔為先、其所相須而成者、無敢自專閨閤不出外事不與、何所一見我才而用之乎、且女子所歸其親許嫁、媒氏下達未始有自擇其對之道也、所耦夫子、知其才與否未可必也、凡有才自負者、癢視

無才者不快必生侮慢之心萬一不幸失其婉順以至夫妻反目謂唯學以爲憂不祥莫大焉今夫讀書知古人德行亦爲成己所守也學之所以尚也貞靜淑婉爲女德最爾行且知之若乃他日宜爾室家人將稱曰某室有賢婦以成一家內則是爾之學之成也恃才不必與焉姊名元龍因字曰含章弟名元鳳又字之以成文且爲語曰吾老矣閱世多矣常見世人之子幼小才技巧偶取鳳譽父兄誇之親戚揚之鄉黨友朋所至愛其俊髮不常兒遇則亦自以爲即天下大業可以唾手而收焉無幾見矣突而弁兮出則稠人廣坐人人其所聞與之鳳譽既以偉器屬目方其孫友視志時間或有氈氍不奇粲皆失望於羊公鶴然後使人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是無他坐其童心未化乃爾嚮者父兄誇之親戚揚之鄉黨友朋所至愛其俊髮不常兒遇也華則榮矣實之不知偶在其夙譽之日以幼期之不常而然不知日月不居既以長成而他人之求多責備不已然後或有不足焉嚮者亦自以爲即天下大業可以唾手而收

馬也銳進之心與輕慢成猶且狃怵父兄親戚見驕
自負易事驕逸由此生進則挾其夙舉以交其居於
位其與先生並行欲速成之翩翩沾沾焉自喜多言
數窮數窮矣猶將退乃無務實無求益自欺愈成亡
而爲有虛而爲盈然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君
子不可罔終亦自畫自安稍乃足以勝凡子弟上之
則止已容遂垂帶自長者觀之亦芃蘭之支矣是之
謂童心未化也世人之子以小才致失之多由寵驕
往往有如是者矣不亦惜乎雖有良田美地鹵莽不

治何以望歲夫大丈夫處世任重道遠才之不可以
已也毅然立志固可大也既命以千里其足未展豈
甘爲驂駒而局促轅下而止哉學然知不足困然後
能自反積德之厚聚業之多日就月將寧晚不安小
成苟而可得乎士能立志如是然後榮名可保大業
可收若恃彼苗之碩而秀而不實不及稊稗之成是
非唯可惜亦可醜之甚也爾姊弟今未至冠笄而吾
老矣不幾見矣故慮爾後預字之以成人之道他日
時省吾言棄汝幼志勉之敬之庶有不墮乃父之志

又不使吾言虛稱揚矣則固不

歷朝詩纂序

守山黃龍庾所乞也其夙譽於今所至無不編斷前後歷朝詩纂一百卷成矣時分古今輯歷朝詩纂序

今何必漢唐恭待吾言矣老夫諄諄贈以規誨之言古先聖王繼天者何我古及今也內辭也詩而言古樂修文之治乃惟我四百餘載上自而立時惟建事有視古訓於是乎禮與外中州相抗衡焉隆盛之世中間朝廷下至閭巷咸懿文德其所發於

英華者著爲聲逸太師所藏亦厚之教其可知盡其遠而略焉者之意可謂有前朝矣及乎昭代至治和平乎風雅之道復傳聞異撰焉

詩蓋嘗盈篋中遭禮樂廢壞載籍散無可考今編古所觀采雖僅存乎溫也唯是壞散之餘今而不纂恐至蕩然矣所以紹往事開來

所詠動及千百譬猶洪河混混乎方至自非酌取望洋無涯而今編所逮見萬取一猶尚具美度越前古數亦陪蒭盛之至也或曰詩不嫌貴賤同什今編截然始似爲微者割席古采詩者皆不其然曰後世詩道既弘矣其制亦精矣雖由別才苟微積學之力未易深造焉而大人諸貴既非學士書生專習爲業者比也則以勢視之固當不可與之齊力並馳焉而今編所列亦皆上乘奔逸非曩日諸博士家所能企及也不有精練之功安能至此亦其惇尚好學之誠不可掩爾昔者周原伯魯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如傳所云則大人不說學從古如彼而今我諸貴學殖如此是其標示之殊亦足以見一世之俗美也矣之意蓋在斯歟矣既崇尚物氏學以喬嘗從社盟之後書成顧喬命序然矣之序例既盡之矣不能贅一辭且陳人才朽既非其任辭不得命惟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敢冒僭妄更述作序得無勦說之懼乎